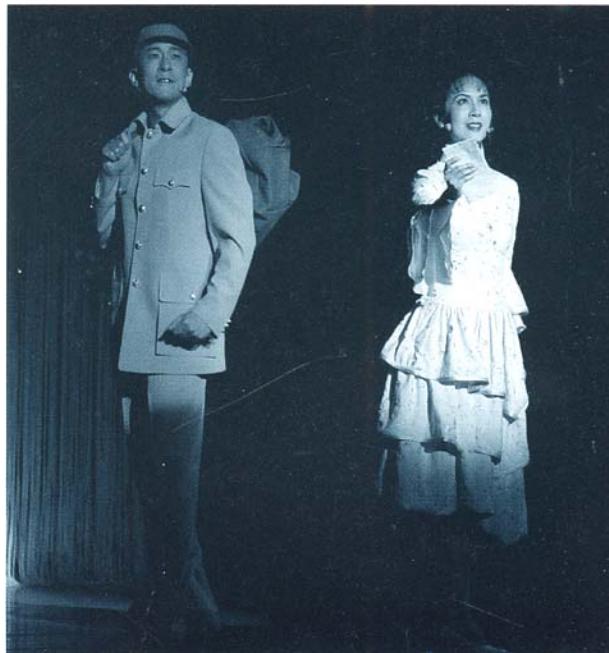


“宝岛艺颜”栏目主词语

主持人：蔡欣欣

精彩的人生乐章

端庄优雅的仪态，雍容高贵的气度，这是位见证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政治变迁，横跨了三个世纪的时代女性，她就是拥有着精彩人生乐章的宋美龄。在近代国际舞台，在现代中国史页，在当代台湾岁月中，她那集美丽与权力于一身，拥智慧与坚毅于一体，审时度势的传奇生涯，刻镂下无数不可磨灭的重要印记，供人缅怀由人评价让人省思。“以搬演那个时代的那些故事”作为开创台湾本土音乐剧精神要件的“大风剧场”，这次结合了各界的制作精英与青年演员，将宋美龄华丽绝伦的人生乐章，谱写为浪漫诗意的天籁乐舞。且让我们依循艺术总监与编、导的行文与图照，徜徉在这既真实深刻却又迷离朦胧的歌声舞影中，共同来回眸历史的光影，一起来品味人物的真善，携手来拥抱至情的永恒。



蒋宋二人未来的梦

传奇，爱，与历史

Legend, Love and History

——《世纪回眸·宋美龄》制作札记

撰文/杨忠衡

她的脸庞总挂着春风般的微笑，高贵的旗袍别着一枚晶亮的空军飞鹰胸章，使她看来既像个慈母，又像个女武神。她是强人身边的女人，然而人们相信，她的生命比他更精彩。多年来，无数人想窥探她、剖析她，然而可征资料愈多，



序场·历史回眸——年老的宋美龄凝视着年少的自己

她愈像个难解的谜题。

她是如此聪明，挂着微笑沉默到底。

这部戏无意揭密，也无意批判。用悲悯的情怀，将她回归平凡人的血肉之躯，溯寻她的成长与彷徨，她的繁华与凋零，她的爱与死。从她身上，我们看到交汇亲情、爱情，民族国家、宗教、人类之情……所构成的“爱”之史观。

是非成败转头空

当代台湾人心目中，蒋宋曾经是高不可及、神秘的威权象征。如同神明一样，不能被议论，只能被感知。随着岁月过去，现在人们可以自由批判、訾议他们。有趣的是，随着“物极必反”规律，又可以感受到另一种“不可不批判”的潮流压力。实际上，从人类有历史以来，就一直上演着这种潮起潮落、河东河西的戏码。尽管古人早有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的喟叹，但是世世代代，人们依旧有让自己头昏发烧的理由，然后同样留待后人批评。

创作这部戏，一方面是想捕捉年少时期的时代印象，表达对上世代的回顾与省思。另一方面，还是想揭示长久以来，对历史轮回无常的观感。很久以前就想拿蒋宋作为音乐剧

题材,而现在正是时候。早一点,距离太近看不清现实;晚一点,又失去生存休戚与共的紧密感。

中国近代史的首席女高音

那么,为什么从宋美龄切入呢?少年时读了不少硬梆梆的历史书,两蒋“丰功伟业”只是冷冰冰的碑文。直到接触宋美龄,才让这些故事有了活生生的全新视角。人物有了情感与动态,景物江山也有了色彩。我直觉,如果20世纪中国历史像一台戏,那么宋美龄无疑是其中的Prima Donna(首席女高音)。首席女高音是歌剧的灵魂人物,她的娇美,乃至她的高傲与任性,都吸引全场观众的目光,让观众心荡神驰。这不恰是宋美龄一生的写照么?

2003年宋美龄去世前不久,我去上海旅行。在人潮汹涌的地铁站,遥遥见到书店堆起一座小书山。走近一看,原来是新出版的《宋美龄画传》。我翻开它,见到许多过去不曾见过的图片、文章,在这宋美龄出生、蒋宋初识的地方,这些图文像电流一样挑刺着我的神经,空间似乎充满生灵鬼魅的呼喊。那年我正如火如荼准备音乐剧《梁祝》首演,但这个时刻,宋美龄已经钻进我的心底。当下决定一定要写这个故事!因缘际会的,现在居然真有机会把她的故事货真价实搬到舞台,让她成为名符其实的首席女高音。

雏型塑造

发展音乐剧,是我个人的心愿。在戏曲与现代脱拍,西式歌剧无法融入东方社会的情况下,吸纳现代音乐元素的音乐剧,便成为务必发展的剧种,以填补社会对广义“音乐剧场”的精神需求。而“音乐剧”重要精神之一,就是搬演“那个时代的那些故事”,这正是过去台湾音乐剧缺乏的部分。我希望能为台湾音乐剧开启一条新路线。

作品第一步,是塑造原始雏形。也就是在剧本与音乐产生之前,对整部戏的整体构想。因为“音乐剧”是一个定义松散的名词,在每个人心中的样式可能南辕北辙。首先要考虑的,包括形式是写实?抽象?剧情导向?还是歌舞取向?音乐风格是古典?前卫?严肃?通俗?民族?世界风?……有很多因素要做决定。目前台湾制作音乐剧的经验还是相当贫乏,所以我不希望定一个过度理想化的目标,而是一个扎实、可以完全掌握的安全要求。那么,整理、借鉴前人经验是必要的。

当然,作品创作之初就用既有模式去构架,可能会限制创意;可是在这个成长阶段,以一些熟悉名剧作为范例,对琢磨戏的样式还是有帮助的。关于历史、传记类的题材,有不少名剧提供可取法的启示,主要在戏剧结构方面。例如《阿伊达》、《奥泰罗》、《杜兰朵》、《悲惨世界》……虽然取材大架构的故事,但剧情轴线还是尽可能精简。同时不管多伟大的角色,人们终究会被其人性面所打动,而不是与观众无切身关系的丰功伟业。

音乐兼重创意与形式

音乐风格方面,我则采取较大的宽纳度,以发展创作者本身风格为前提,只在特定时代背景要求下,配合采取特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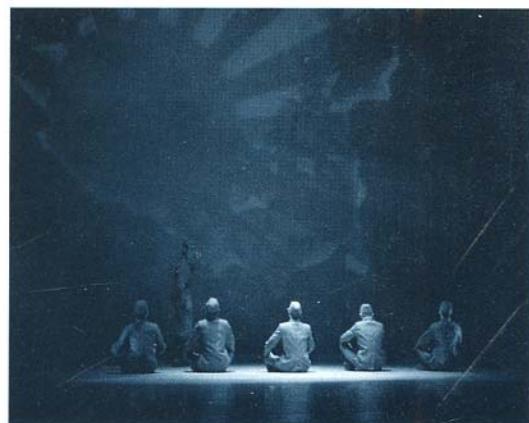
音乐风格(例如民初的上海沙龙音乐)。反倒在乐曲形式方面,我有较多的要求。过去与我合作的作曲家创作方式比较随兴,往往作线性的发展,虽然也达到高潮起伏的效果,但并没有运用“曲式”本身带给听众的功能效果。

我的体认是,如果作品希望唤起大众共鸣,那么大众惯常聆听音乐的习惯和语法不能不考虑。就像社交礼仪一样,愈考虑对方心理,愈能增加对方的接受度。形式可以视为枷锁,也可以视为有力的沟通载具,使用之妙存乎一心。毕竟从永恒的舒伯特到当红的洛伊·韦伯,都非常重视形式。所以这部剧在音乐方面的策略,我刻意尝试从自由回归形式,并时时与作曲家就此进行沟通。

我不认为一部戏有必然的主导者。实际上,作曲家、导演、制作人,乃至某个主要演员,都可能成为制作方向的带头人,要看谁是创作的发想源头。这部作品是由我发想,脑中已有一些既定的雏型,所以决定自己着手剧本。同时也是因为本地音乐剧历史不长,还没有出现以音乐剧为专长的剧本作者。音乐剧剧本确实有一套与纯戏剧不同的构想方式,把这种方式发展出来,是我个人相当期望的。

连贯的独立场景

据我的观察,史上被称颂的知名歌剧和音乐剧,几乎都



流浪武士——秋海棠地图压迫于巨大的日本军旗下



同盟曙光——孙中山与同盟会革命党人



婚姻革命——宋家的婚姻革命



世纪婚礼——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成婚

首重音乐和演出效果。原因是,歌剧是一个高度诗化、抽象化的表现形式,剧情未必成为舞台主角,而是提供设计良好的框架,让置放在其上的音乐与舞蹈,产生强大的位能。一套藉由戏剧因果逻辑组成的歌曲,所产生的感染力,绝对要比随意凑在一起或一组单歌,来得更扣人心弦。所以份量太重或太细节的剧情,反而会干扰音乐剧的舞台表现,反之亦然(太浓重的背景配乐也会干扰纯戏剧的紧凑度)。二者尺度的拿捏,是很重要的课题。

我理想中的音乐剧,是由连贯的独立场景所构成。就像独立的乐章一样,即使被独立搬演,也能留给观众完整的满足感。从莫扎特、罗西尼、威尔第到浦契尼,能让人记忆的剧情委实不多,人们对歌剧的记忆,往往不是整体故事,而是被切割的区块印象,有些歌剧甚至因为其中某一小段而不朽。我相信精准地设计各个区块的整体效果,一部音乐剧才能成功。

虽然我和工作伙伴们,都有一至数次音乐剧创作经验,但前述创作模式却未真正施行过。原因同样还是在缺乏实战经验。构想可以天马行空,但是实际操作除扎实实力行之外,别无快捷方式。一部剧的完成,往往有赖数十人同心协力,领导统御及协调功夫,反而是后来阶段最重要的实务技巧。

音乐效果为最高考虑

为了让构想能精准实现,我自己着手编剧。同样的,我认为过去作曲家处于太被动的状态,接受剧本要求,提供必要的歌曲。然而这种方式,终究无法带给作品自发性生命力。一个成功的歌剧或音乐剧作品,就算不是出自作曲家的主导,也必得像谱写大结构的交响诗或管弦乐一样,主动把全剧乐念贯穿起来。音乐的比重、落点、出现与再现、酝酿与释放,都必须妥善地规划出来,这也是我自我检测的方式。

先设定音乐结构,可以掌握一部剧的基础乐曲,以及延伸发展乐曲的数量。实际上,一些作品能让人留下鲜明印象,是因为让某些特定主题不断反复的结果。这并不是偷工减料,而是策略性的安排。虽然作品完成时,必然和原始构

想存在相当差距,但是有计划还是比放任突发想法来得有效。

虽然如此,我必须强调,作品创作绝没有一种标准法则,所以其中没有对错之分。以上只是个人想法和心得,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会采取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去操作;完全的模仿和移植是不会成功的。

接近准轻歌剧式的音乐剧

当然,回归到音乐创作的基本面,很多是制作者无法代替作曲家本人陈述的。本剧作曲家冉天豪才三十多岁,自学作曲,才华洋溢。以他过去的背景,醉心于合唱、音乐剧、歌剧,而这些要素集合起来,也构成他作品的主要模式——接近准轻歌剧式的音乐剧。在这部作品中,他的创作手法更趋精进,大量采用重唱、合唱,人声技巧要求很高,虽然有些曲子有流行音乐的样式,但是和市井百姓所能传唱的流行歌还是有相当距离。我个人并不排斥流行音乐,甚至欣赏洛伊-韦伯剧中许多“大乐必易”的处理手法。

这部剧许多段落都充满创意和技巧,具有很高的艺术性,例如宋家议论蒋宋联姻的五重唱、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的独唱、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大合唱、终曲大合唱《我将再起》等,优美的主题旋律、精巧的架构都各自让人留下鲜明的印象。尤其让人吃惊的,冉天豪这次充分利用主题动机的手法,让主题曲《给我一个机会爱你》的主题,无时无刻出现在剧中各曲,使主题成为某种固定的特殊意象。

不丑化、也不美化,只是描摩

《世纪回眸·宋美龄》无法是天马行空的小说创作,因为如果它与史实差距过大,会与观众传统认知相违背,而失去说服力。所以在剧情方面创意空间有限,我们必须在堆积如山的材料当中,筛选所要表现的材料,而且如前所述,又因为要高度诗化,还要简中求简。

于是这就牵涉到这部戏要表现的核心思想是什么。虽然在召集创作团队前,我已经对剧情有某种程度的蓝图,但是在团队陆续加进来之后,创作方向就成为多人意见的综合体。当然这种综合体的前提,还是必须先有共识。

这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,但我们并不希望做成一部批判

剧。因为“批判”必然出自某种立场，而立场永远是流动无常的。本剧的目的本就在陈述对无常的感叹，自然不会让自己囿限在某种立场里。我们不丑化、也不美化，只是描摩。一如欣赏“蒙娜丽萨的微笑”时，会猜想达·芬奇在颂扬或批评她吗？蒙娜丽萨是何许人？为何而笑？都不重要，要緊的是，那抹微笑带给人的迷茫与升华。同样的，议论宋美龄没有太大意义，她的丰采与最后的转身挥手身姿……都是本剧所要描摩的，至于戏剧能产生何种联想，那就不是我们所要去左右的。

历史经常是被扭曲或失衡的

过去的台湾教育，历史经常是被扭曲或失衡的。这些历史在开放的现代，虽然都不再是机密，可是也因为时光逝去，人们已不复关心或熟悉。戏剧固然不能重现忠实史实，但至少可以拉近时空距离，让人们与跨时空的人对话。所以对于史实，我们以忠实为原则。尽量不为追求戏剧效果，去有所更动。这样即使人们无法意会戏的弦外之音，至少戏还有点讲故事的功能。让人们在短时间内重温历史，当然，不会有任何一部戏剧能完全再现历史，即使纪录片也办不到。

戒严时期，宋美龄往往藏在蒋介石背后，公开发表的言论大都是官样文章，而那时的媒体也不敢斗胆窥视第一家庭生活实况。而在她去世前的数十年漫长岁月，宋美龄选择保持沉默。所以作为年轻一代台湾人，确实很难接触所谓的“真实”。所以这部戏虽然讲述的是宋美龄一生的故事，但毋宁更接近是我们对其一生的感怀；更进一步说，是“借用”这个题材，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。

既然采取这个态度，在诸多史实当中选取我们要采用的材料，也就比较有方向。整个上半场大多是历史事件的交代，虽然这些史实很多都是耳熟能详，不那么以宋美龄为中心，但这些都是在下半场激发出对宋美龄感情的客观要素。同时也藉此从旁衬托出宋美龄个性的一些特质，例如早年的活泼、聪慧、虔诚，青年时期的果决、大胆、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，晚年与蒋介石并肩相扶持时期，发挥的韧性与胸襟，而最后所有这些特性都隐藏到“爱”的背影之后。

爱的轨迹与四次抉择

为了显示这条“爱的轨迹”之不易，我刻意安排了凸显两者背景与个性不同的烘托方式，作为故事的起头。例如使用美式音乐，呈现宋美龄西化的性格；另一方面用日本风格音乐以及武士道造型，表现蒋介石受日本军事教育的影响。在这样剧烈的对比之下，使蒋宋两人的聚合显得更富冲击力与趣味性。

剧情的铺陈大致按时间进行。由于它有个“爱”的故事，我放弃了对政治事件的阐述，更多在人物形象的描写。在细节的修订方面，导演王友辉给我相当大的协助。他把宋美龄的一生用“四次抉择”作有力的支撑点，透过宋美龄独排众议嫁给蒋介石、决定亲自前往西安救援受困的丈夫，“国府”迁台时选择从美国飞往台北与丈夫聚合。两蒋去世之

后，政权交接，她选择优雅地回身挥手，向她的子民告别。虽然各个场景之间，没有紧密的戏剧逻辑，但是张力反而直接移转到剧中角色的情绪变化。当然，由于所有观众对历史过程都相当理解，容许我们在剧情上做较多跳接，但这种半故意的留白，反而带给剧情一种距离之美。（有关导演手法方面，另有专文探讨，在此就不另重复。）

和平、博爱的理想

百年争战中走来，现代华人依然没有进入和平的大同世界。太多的分歧对立，使人们浪费生命在对抗与内耗，阻碍人们追寻生命的更高境界。国共内战、族群对立……一种正义口号推翻前一种口号，随后又被另一种新的口号所推翻。

实际上或许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或方法可以化解这些对立。因为人间没有绝对是非，只有立场不同，所以这是一部没有“反派”的戏，所有的人都活在自己的正义里，却因为不同的坚持，创无止境的痛苦。对立的正义，无法透过理论被化解，只有在人心境界提升后，看透实相而自然消失。如佛家所说，从执着顽固到释然领悟。“新新闻”副社长杨照说：“爱兄弟、爱家人，不会是‘博爱’，只有爱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，甚至自己不能理解的人，我们才真心进入‘博爱’，也才有办法、有资格组合一个和谐、安乐的社会。”（《面对未来最重要的 50 个观念》）恰是本剧的最佳论述。

在现代提出一种主张不容易，因为只要一提出主张，便会被贴标签，而这种主张就无法再被人客观面对。所以很多高人虽有真知灼见，面对询问时往往只能沉默以对，因为“不说不错”。此时，往往只有艺术能传达出这种超然抽象的精神。把人们眼光带到一个制高的视野，产生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效应。到了那个高度，人们自然会觉得许多枝节的利害冲突都是不足挂齿的。

真正的英雄

“爱”带给人们幸福与快乐，也造成苦难。以“爱”之名，人们制造无数对立与争战，至今依然上演永不止息的悲剧与闹剧。相信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要远比《三国志》多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后者比较忠于史实。不过不打紧，反正人们不是要从小说考据历史，而是透过生花妙笔，观览人性百态，最后兴起“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”的旷远心胸。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充斥各种执着僵化的意识对立，最缺乏的，就是这种“一笑置之”的胸襟。

希望这部戏能带给人们一个答案，一个迈向永宁的完结篇。透过新颖的音乐剧形式、颠覆的表现手法、华美而扣人心弦的音乐，将风云大事化为歌声舞影。让观众笑看历史，望怀古今。人们将思考，什么是人性中真正可贵的要素？未来我们将不再需要鼓动时潮的英雄，因为真正的英雄，就是平凡旷达的你和我。

（杨忠衡：台湾音乐时代出版社总编辑）

责任编辑 / 白勇华